

將將紀卷之十六

豫章 李材 孟誠甫

門人 徐即登 獻和

海陵 陳應芳 元振

長洲 張鼎思 睿甫 梓

御將 失可為鑒

楚武王

楚子使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



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
 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
 放以刑也莫放狃於蒲騷之後將自用也必小
 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故謂君訓衆而
 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
 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
 也楚子使賴人追之弗及莫敖使徇於帥曰諫
 者有刑及駟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
 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殺於荒谷群帥
 囚於治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狃勝則驕驕則惰恃強
 則輕敵輕敵喪吾寶此將之失而君人者不
 可不細也訓御裁節蓋有道矣先其事既失
 十懲後其事又無救于敗謂楚子得無咎乎

魯隱公

諸侯復讎鄭宋公使來乞帥公辭之公子翬請
 以帥會之公弗許因請而行秋鄭人以王命來
 告伐宋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春正月會齊

侯鄆伯于中立盟于鄆為師期夏五月彙帥師
先會齊鄆伐宋

兵以義動禦亂人而克不乘四國之衆非矣
宋先帥而公辭之羽父乃固請而行焉其恃
一既將伐宋會防以謀之盟中立以約之帥
有期矣而革復先公往焉其恃二而聽乃一
切聽猶其所為而莫之制是傳虎以翼而自
貽之戾也可勝悔哉

衛懿公

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在東野者曰戰國人

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得位也曰能戰公與

石祁子決與甯莊子夫使守國以此贊國擇利

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東孔御戎于

前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戰于長澤衛師敗

於長澤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其敗

貪璧馬者喪國寶珠王者殞身未有狗嗜好

之備而不至於墮士氣而貽國禍者也懿公

方嬖鶴時謂天下之可好者莫高於鶴矣豈

寇難之臨受甲者委而去之於其時鶴固不可遣也乃知國之所恃者在人不存鶴也安乎之日不能尊寵賢哲以周國衛及急雖之秋乃至無人可使致令豪傑士挫心頽氣者豈獨一懿公哉

楚成王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王復治兵于蔣終日而畢鞭七人賈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曰以靖國也靖也至不賀曰子之傳政于子王曰以靖國也靖也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王剛而無禮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及晉師救宋楚子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罔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矣子王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圖報讎惡之口楚子怒少與之阿唯西廣東宮無若教之六卒實從之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

石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
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
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為呂臣實
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

大臣以薦賢為忠子文之傳政於子玉也為
在其忠人主操御將之柄當伯棼之請戰也
不止之而但少與之師若假其敗者為在其
智既誤敗之又誤殺之以益晉之強重楚之
弱為楚子於是乎失君道矣

鄭文公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人在消駟介庶庶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
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清人制
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逐之
不能使克將兵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翔翔河上
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
逐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
以作是詩也

文公之所棄者將而聖人之錄於經者曰
其師世未有以惡一人之故而并棄其
者也對矣使之翱翔河上進退兩無所處以
底離散危國亡師失道莫甚於此矣聖人
字之則誠可為千古永鑒

晉靈公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為馬晉人禦
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弼
佐之樂盾將下軍晉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
秦帥于河曲秦伯曰晉不戰而退曰若何而
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曰晉不戰而退曰若何而
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必實為此謀將以
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
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弼之佐上軍也
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
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及怒曰
秦種生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為焉軍吏
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何為以其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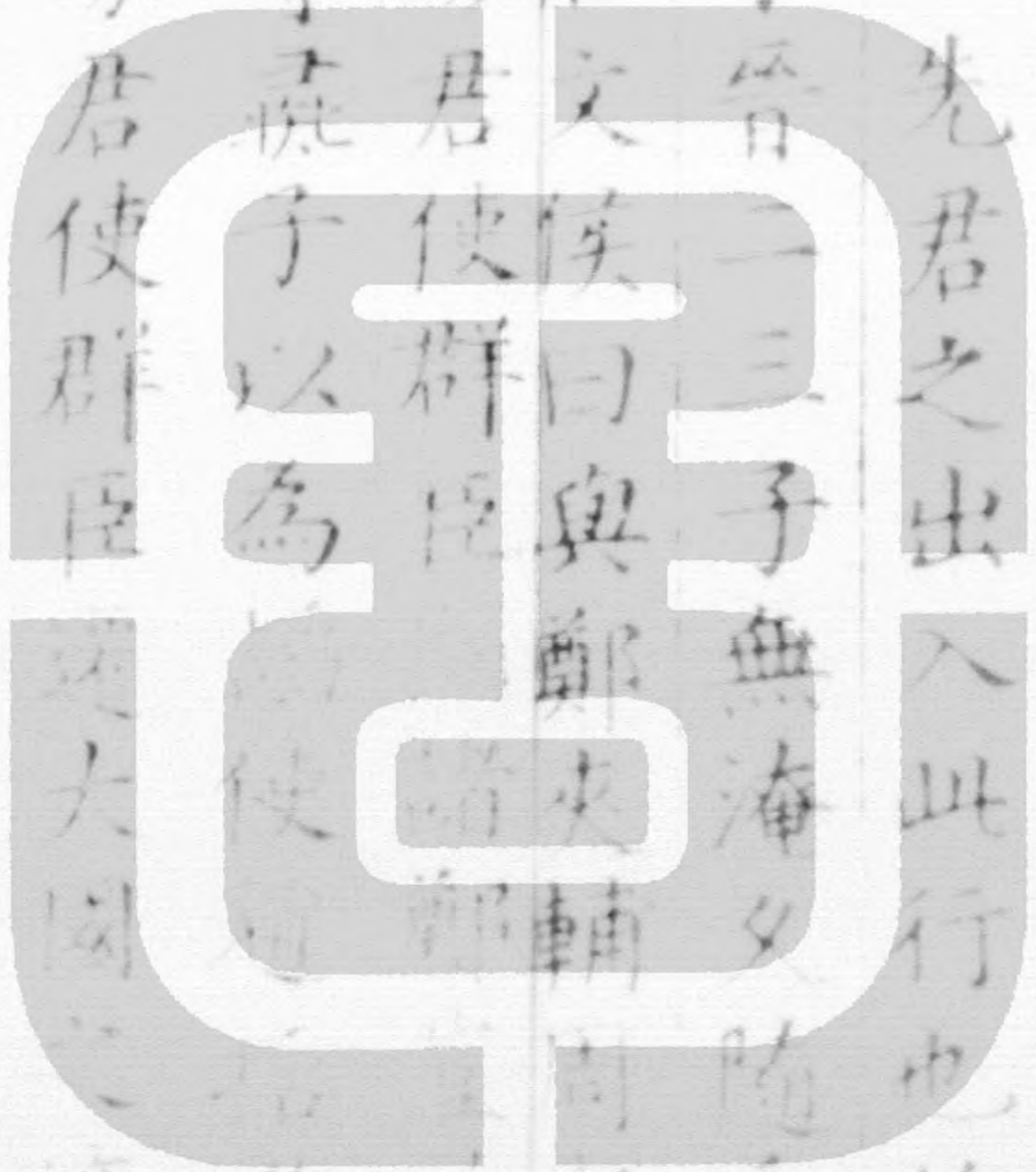
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
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
之士皆未恐也明日請相見也中軍將曰彼者日
勦而吾懼我必打適矣薄諸河必敗之晉甲
趙穿當先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忠也不
待期而後入于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彼候
晉人戰

策子與尹步有明飭謀夫孔多是川不集好
事而後在事穿之無良敵人知之矣何
取而使與成行以撓知兵者之算子胡康侯
謂雖得其人而以親信間之則敗蓋有慨也
也

晉景公

楚子北師次于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及
將右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敗濟王欲還嬖
人伍參欲戰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
令其佐先穀劉復不仁未肯用命其帥者專
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

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東轅
 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郟之間郟皇
 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武
 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
 鄭師為承楚師必敗蕪子曰敗楚服鄭于此乎
 在矣必許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
 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郵是訓定
 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父隨季對曰晉王
 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至毋廢王命
 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請鄭以執事使人
 拜君命之辱蕪子以為使而更之曰
 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遠大國之迹于鄭曰無
 辟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
 許之盟有日矣趙旃求卿未得其怒于失楚之
 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嬖錡借命
 而往錡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蕪子曰鄭
 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得也師無成
 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子怒楚楚人



來我喪師無日矣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
好惡于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
故上軍不敗

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從政者新未能行令敵
人何畏焉而又以副懷不仁者參之以殞喪
師徒誰之咎乎士季國之良也樂伯帥之傑
也謂晉無杞梓皮革乎則景公不明之過也

楚平王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子材存在吳必憂楚

叛王執伍奢無極曰奢之子材材存在吳必憂楚

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

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

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

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

之報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

愈伍尚歸奢聞負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

楚人皆殺之負如吳為言伐楚之利公子光曰

是宗為戮欲反其讎不可從也負曰彼將有他

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鄒以待之乃見鱗設諸馬
 及公子光立為吳王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
 予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
 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
 政衆而事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在
 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救亟肄
 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
 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杞梓蓋間生之材干城乃社稷之衛忠智如
 子胥豈千乘之國所可多有者乎去虞而虞
 亡之秦而秦霸興亡利鈍自昔繫於一人也
 惟不觀夫一士之憂故不知得一士之慶謹
 人同極交亂四國而平乃一切狗之可無繫
 乎

楚昭王

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囚之以其
 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
 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而軍十

一月庚午二帥陳于柏舉闔閭之弟大槩王請
於闔閭曰楚无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
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大槩王曰所
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
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奔楚師
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

君不明不能擇將將不仁必至殯師何者以
人心不附也未有士莫有聞志而可以破敵
成功者也夫槩王之所以策之者審矣將孰
有能必待白刃交乃有亡徵也哉貪以敗國
費死死不贖矣况不能死而昭王之不明何
其甚哉

楚惠王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
陳左史與左史老昔謂令尹司馬以伐陳
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不用命焉子高
曰觀丁父郡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

唐大啓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人
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心

有

豈卑輓驥不可謂無致遠之才穰苴孟明一
賊一俘惟上之使諸梁達者乃獨憚於此乎
觀丁父舉於郡俘寔服隨唐彭仲爽拔於申
俘寔縣申息朝陳蔡固楚之令規也且貴賤
何常之有用之則為帥不用則為虜不惟其
才惟其時某公之論於是為不其矣

齊威王

成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悅也公孫閱
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君之謀也
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則曲
撓而誅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
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閱公孫閱乃使人
操十金而往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
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
令人捕為人卜者而驗其辭于王前田忌遂走

將相必調和而後國受其福。若夫必相信而後問，得不行，不然非外之其也。若夫敵國必內之受譏於姦人矣。三勝之欲，必有大事而顯。然行於市，其詐謖亦殊。然則非公孫。問之能售其技，蓋田忌之於齊王，其素所托。心腹者，隙有自矣。

趙孝成王

秦王說趙王，趙軍戰數敗，亡一郡，將四尉。

趙王不從，趙王以頗失亡多，而史然不戰，趙

之應侯，因使人行反間于趙，曰：秦所畏者，獨

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入其說，乃使

趙括代廉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

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其意也。

不聽。反括將行，其母亦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

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而進

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室所賞賜

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人

括一旦為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

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疇可買
置之至以為何如其父父子與心願不勿違
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即有不稱妾請
隨坐趙王許之秦王聞括已為將則陰使武安
君為上將軍王訖為裨將令軍中敢洩武安君
將者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與
秦軍武安君佯敗走張奇兵劫之趙耗車馬
送秦壁壁空拒不得入秦奇兵絕趙後又五千
騎絕趙壁趙兵分為二糧道絕急來攻秦壁欲
出武安君為之計以五萬兵出括乃得
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敗卒四十萬人
降秦武安君詐乘詐而上以坑之趙人大震

虛譚實用迫不同方似是而非最所當辨此
為服君之所以莫能離括而知括之必敗趙
兵也且括不可將其父知之其父知之廷臣
又知之敵之人亦知之而卒州來言舉以借
事此歐陽子所以謂用人之大舉國皆知其
必而獨其不悟者此最大之大患也

齊討宋人然蚤高陽君彼將而攻趙趙子因引
齊東二城合盧高唐平原陵地城中邑五十七
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
曰國矣無人其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
齊東二城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大子
一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于敵國者也
言以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矣無人
或曰君不將者也舍嘗抵
向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舍在

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
君而為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
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片
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奢之于燕
也如用涉血之仇耶其于奢也不然使安平君
患固不能當榮蚤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
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也雖然兩者有
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為趙強則齊不
復高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雖日持久數

史記 卷之六 蘇秦 蘇秦說趙 蘇秦說趙 蘇秦說趙 蘇秦說趙 蘇秦說趙

歲令士大夫余子之力盡于溝壑中中羽毛裂
敵府庫倉庫虛兩國交以習之乃引其兵而歸
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軍也既全而於
得二城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部之言也
平君若第知安平君之饒燕而助趙不知安
平君之不肯強趙而弱齊馬服君策之善矣
閔於之戰其勝效已見於前事矣至國士不
任而指名都轉地以請將於齊殺之既業
而托儲愛軍撫數歲之力不償其計之左
悞莫甚於此矣彼平原者大子有好事之名
而無有知人之鑒所以一失於毛公薛公身
失於毛遂一失於廉頗趙括及復失於馬服
君而趙乃倚以為重太史公所謂平原謂
滿世之位公子也美之乎請之乎而趙王
人之失可弁見矣

春昭王

齊百天下之善將者也梁王之敗也秦王欲得
平原不可居期年卒有抵罪平原王逃而人

秦太子甚喜之栲里疾秦將也恐犀首之代之
將也聽太子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與犀首
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必以
累子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于是栲
里疾道穴聽之矣從而泄之于是日也即中
言知之于是日中境內皆盡知之王召栲里
曰是何洶洶也何道出疾曰似犀首王曰吾無
與犀首言也其出犀首何疾曰犀首也竊聽
抵罪其心能是必言以自嫁于是日使
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

戰國之策士善用間或外行間以離他國之
君臣如田單之於樂毅范雎之於穰頰是也
或內行間以離己國之君臣如蘇息之於曰
志栲里疾之於犀首是也顧人主之所以
之者何如耳故有昭王之明則君臣之文則
淺而益固如趙王之暗則雖以李牧之勇亦
竟自壞其下城於時栲里疾並稱言矣於人
亦未嘗無功然其杜容防賢為大害亦非少

戰國策卷之六 蘇秦 蘇秦說秦 蘇秦說秦 蘇秦說秦

王始雖受其間而遂一年首范聯臨亦投其
間而奔遂豫侯攝人者人亦擠之也謂智足
足恃乎故有智者必用之以正智而不正智
之以妨賢終之以喪已如樗甲度者可無以
哉

武安君破趙阬其卒四十萬人趙為大患大後
分軍為二王欲攻皮中司馬初攻大

趙大恐乃使蘇代間說秦相庶侯

馮服子子曰然又曰即得邯鄲子

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

無為之下固不得已今王趙北地入燕東地入

齊南地入韓魏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

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資於是應侯然其言

言於王曰秦兵敝矣請姑許韓趙之割地以休

士王聽之乃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

隙居二年昭王息民繕兵欲復伐趙武安君曰

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及不量百姓之夕求

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子蓄積糧

牛之体有倍於前而不可其說何也武
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破趙軍人欲
志趙人畏懼秦氏之死者厚養傷者厚養勞者
亦樂飲食舖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
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
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臣聞秦朝晏罷
牛解其耕田四出嫁婦親其地外無楚魯
并心備秦為務且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

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臣
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王欲使
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曰彼自道吾不能
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齧代王伐趙圍邯
鄲八九月矩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軫以救
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果如何
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強為
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顯將加車於君如
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

卷之六
六

功得免於罪不行雖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人
 上覽此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
 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
 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
 且臣聞之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
 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而不
 為辱君之將王不答而去乃免武安君為七位
 還之際各卒賜劍死於杜郵秦人快之
 善兵者自昔稱韓白然韓信非大將必不留
 白起非應勝之不唯秦之強擊弱乎此蓋淺
 庸之見非所論於今也明主愛其國忠臣愛
 其名臣寧伏受重誅而死而不為辱君之將
 為武安本色語也至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
 變撫其恐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
 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則信之破國之
 上猷依上之全計也惜也昭王不聽信之又
 從而誅之曾不思所以造邦成霸者伊誰之

史記

卷之六

四

四

力耶

魏安釐王

初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秦圍趙趙平原君夫人公子無忌之姊也平原君使者往蓋相屬於魏讓公子曰勝所以自附於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而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救晉無何救隨及賓客辭士

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闕以死於趙行過成門見侯生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去行數里心不快復還見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今公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死如以肉投湯虎何功之有哉公子再拜問計侯生屏人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之卧内而知姬最辛力能竊之公子嘗為如姬報其父讎如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言則得虎符晉鄙兵止

故趙西却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知其果
兵符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如首郤合符而不授兵復請之則事危矣
朱亥其人力士可與俱晉鄙不聽
使擊殺之於是公子請朱亥而俱至郤晉鄙
符果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擁十萬之衆屯於
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朱亥袖
四十斤鐵椎推殺晉鄙公子遂勒兵下在軍中
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但
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兵八萬人將之而
進王齧又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戰數不利魏
公子無忌率諸國之兵大破秦師於邯鄲下王
齧解圍走鄭安平將二萬人降公子不敢歸與
賓客留居趙使客將其軍還魏
竊符之舉自昔頌以為奇亦自昔斷以為罪
然所以致公子之竊符者誰與則魏王之不
能用公子也以刺得趙王陰事忌其能故雖
賓客辯士萬端遊說終不肯聽故趙假令當

時幡然以赴救為義察公子之能安符而於
 之召還晉郤而以公子代為則秦可以破趙
 可以存魏可以霸晉郤可無殺而符可無害
 矣夷門老突翁何所窺而投其間以重湯國
 體哉計不出此卒俾義信于下而名拍于上
 威泄於床幃信虧於與國君安器工者亦誠
 為不智也哉

秦蒙驚帥師伐魏取高都及魏師數敗魏上患
 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許得罪不肯

還誠門下曰有敢為魏使通者死賓客莫敢言
 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之所以重於諸侯者

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不恤一日秦人出

去梁也去下之宗廟公于當何而日大下

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魏士持信陵君

而以為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

侯聞信陵君復為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

在國之時敗蒙驚於河外蒙驚遁走信陵君

在山谷關仰之而還秦士以思使人以萬金行間

於魏求得晉鄙客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
 年矣今復為魏將諸侯皆屬天下徒聞魏信陵
 君不聞王秦王又數使人賀信陵君得為魏王
 末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乃使人代信陵
 君將信陵君自知再毀廢乃謝病不朝日夜
 以酒色自娛凡四歲卒

英君之刻士者常苦乏人而庸主之忌能者
 又苦有人不能用秦果能間信陵君乎則魏
 王之忌信陵君深也既已存趙再破秦軍走
 蒙驁威名益以盛矣於其時四蒙雖並稱雄
 名義學末有如信陵君者也蓋佐王之苑也
 如其君之不用何哉

楚考烈王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秦申君曰君有將乎
 曰有秦使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
 臣願以射擊之可乎秦申君曰可加曰異日女
 史蘇厲曰秦使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理
 王曰臣為君射方虛發而下馬魏王曰然則射

可至也乎更羸曰可有間雁從東方來更羸以
 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
 此學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
 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
 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然而高飛故瘡
 也今聽之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而明者於晉而卒以勝晉於緡而卒於曲
 而後以於曹安得以一經秦尊逐不可使復
 將子臨武石書趙人常侍孝成上以孫子
 論兵者也其人才否未可知要之必宿有不
 得於魏加者也不惟其才惟其聞秦申君誠
 誤聽考烈王於是乎為不明矣

齊閔王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離齊趙齊趙
 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為王弱之燕
 乃伐齊攻晉令人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
 復拓故地也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
 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子夫以蘇子之

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
 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
 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為寡人為之將
 對曰臣之于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王使臣
 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
 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
 于晉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以其餘
 兵以守陽城而報于閔王曰王過舉今臣以燕
 人使燕攻陽城及狸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
 人使燕攻陽城及狸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
 不勝于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
 也今燕人攻陽城及狸是以人中自為功也王
 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
 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
 聽遂將與燕戰于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二萬君
 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波

戰國多傾危之士然莫卑於儀莫險於秦
 代復踵其智以身市將以強燕而弱齊再
 再敗禍歸於國而已不任咎焉若國王者
 寄生之君直玩弄於遊士之鼓掌聞耳旋
 覆滅不亦宜乎

竹襄王

田單既復齊地迎立襄王王有所幸臣九子者
 之嫡謂田單王曰召相單來紹勳曰王安得此
 不祥之語予王不能守王之社稷燕人與師在
 擊齊齊為墟士走而之陽山中安王君以
 懦之即累百里之城五里之郭故卒七十禽
 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王君之功也當是時也
 閭城陽而下天下莫之能止然則於道歸之
 於表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閣而通下於城陽
 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木閣已定民咸安矣
 而九子者謀之曰單未單王王安得復不祥
 謂十子必取殺此九子者以謝安王君不然國
 將危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王君以

蹈此則其安之故也哉

任德之於動舊者持衡然人
其祖狃安則佞倖狎佞倖則動
日以繁釁日以積而國危矣此
法重所以蔽於九子而存勛所
以困於伶官者也法重所以
憚詔勃之諫誅九子者復封
友十君故人必服而國安存
勛終狗伶官之譏也諫誅殺
故衆疑沮而卒以亂昔賢謂
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
身若昔履難而濟動者尚不
克於

男

李

弘

頰 進 校

博得鏡

